

方面的差距，那么发展快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为自己积累有利的因素，遏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使得落后地区的处境日趋恶化。赫希曼（1958）也认为，一旦增长点形成，则通过累积性聚集不断增强自身的发展，扩大区际差距，虽然“涓滴效应”可以缩小区域差距，但这种效应要起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些说明，企业为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区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优；区际发展差距不会因经济的普遍繁荣而缩小，因为在市场力的促使下生产要素流入高回报率地区的趋势不会因经济的普遍繁荣而减弱；资本和劳动力的外流使得落后地区的处境更加恶化，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随着这种区域问题和城市问题的出现，许多经济学家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经济政策、劳动力就业以及城市问题。这些研究其实是把解决区域问题纳入宏观经济学的范畴，重点研究何种因素促使经济增长发生在国家次一级地域层面上，为何出现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以及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与这种区域经济研究相关的理论就是前面提到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这样，从单纯的区位研究逐渐转向区域经济研究，从微观逐渐转向宏观，进而区域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然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为止，区域经济学仍无法解释一些经济现象，尤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100 年以前，新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马歇尔从三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与收益递增现象之间的关系，即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形成以及与本地市场相联系的前后向联系<sup>①</sup>，目前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主要从前向联系角度去解释，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对这种前后向联系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而导致的空间聚集现象成为区域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然而传统的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理论无法回答这种前后向联系效应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果在企业层面上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现象，那么可以解释这种前后向联系效应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但在企业层面上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那么企业不一定选择大市场为其生产区位，它可以选择多个单个市场，分别建立工厂，这时就不存在这种前后向联系效应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反过来，如果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那么企业间竞争不是完全竞争，此时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完全可以阻止其他企业的进入，且逐渐发展成为该行业的垄断企业。同时，就生产区位而言，运输成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新古典理论不能把运输成本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因而就存在新古典的“空间不可能定理”<sup>②</sup>。这些理论问题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在产业组

①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Macmillan, 1920.

② Starrett D., “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8, vol. 17, pp. 21–37.